

孙小孙 / 著



诡异硬盘

一个**诡异硬盘**引发的惊天大案
一个权钱交易引爆的**连环阴谋**
电脑时代，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何处躲藏？

当心怀鬼胎的偷窥者与图谋不轨的黑客狭路相逢

当权钱交易与敲诈勒索叫板纠结

多方暗设玄机 相互争斗 谁会是终极者？

诡异硬盘

孙小孙 / 著

GUIYI YINGPAN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诡异硬盘 / 孙小孙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09. 8

ISBN 978-7-219-06622-5

I. 诡… II. 孙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 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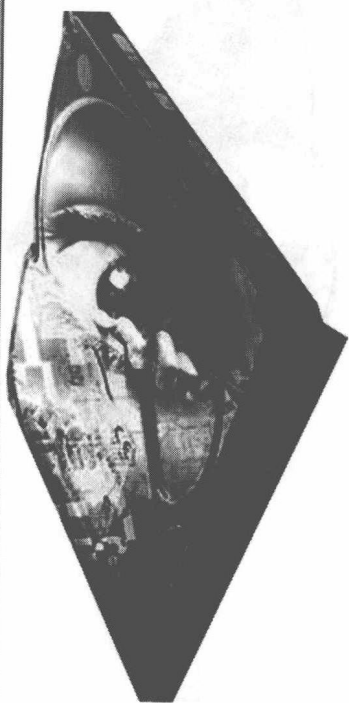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77395 号

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
策 划 白竹林
责任编辑 白竹林
版式设计 王 霞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21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8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622-5/I·1166
定 价 24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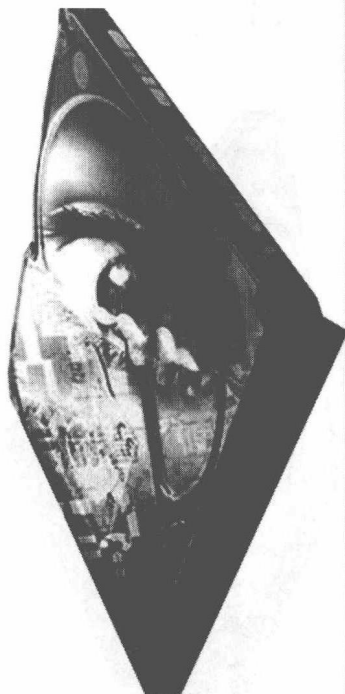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 CONTENTS



GUIYI YINGPAN

- 第 01 节 寂静山寨 /1
- 第 02 节 移动硬盘 /4
- 第 03 节 神秘邀请 /8
- 第 04 节 怎么下手 /14
- 第 05 节 放他点血 /19
- 第 06 节 智空和尚 /24
- 第 07 节 两边勒索 /29
- 第 08 节 密码票据 /34
- 第 09 节 网上传言 /39
- 第 10 节 被车撞死 /44
- 第 11 节 压制光盘 /49
- 第 12 节 青了又黄 /54
- 第 13 节 再次泄密 /59
- 第 14 节 就你胆小 /66
- 第 15 节 真动真格 /73
- 第 16 节 两嘴被封 /78
- 第 17 节 从行里偷 /83
- 第 18 节 再干一次 /88
- 第 19 节 知情不报 /93
- 第 20 节 别装糊涂 /100
- 第 21 节 三个女孩 /105
- 第 22 节 手机窃听 /110
- 第 23 节 漂亮黑妹 /117
- 第 24 节 小郑第二 /124
- 第 25 节 不准再偷 /130

诡异硬盘



GUIYI YINGPAN

- 第 26 节 对付贵哥 /137
- 第 27 节 老周献计 /142
- 第 28 节 钢镚惹事 /147
- 第 29 节 平分赃款 /154
- 第 30 节 祸不单行 /160
- 第 31 节 吓成神经 /166
- 第 32 节 上了贼船 /172
- 第 33 节 逻辑炸弹 /178
- 第 34 节 当场戳穿 /185
- 第 35 节 心里滴血 /192
- 第 36 节 诡异心态 /200
- 第 37 节 真假智空 /205
- 第 38 节 明察暗访 /212
- 第 39 节 飞天大侠 /218
- 第 40 节 机会来了 /225
- 第 41 节 自己上钩 /229
- 第 42 节 伪装假死 /235
- 第 43 节 剁掉手指 /242
- 第 44 节 金蝉脱壳 /249
- 第 45 节 三人上机 /255
- 第 46 节 金娇现身 /259
- 第 47 节 巨款被盗 /267
- 第 48 节 心止如镜 /273
- 第 49 节 沉重的爱 /279
- 第 50 节 阴谋破灭 /283

|第 01 节|寂静山寨

掩藏在大山里的小山寨,这几年外出打工的一拨带走一拨,搞得整个寨子就像被吸走了精气,完全没有了从前的那种勃勃生机。那些蛮有情调的吊脚楼,人气儿少了,加上残门破窗经年失修,凄风苦雨中看上去真有点茕茕孑立、形影相吊的感觉。本来寨子就没几户人家,又走了那么多人,留下的不是老就是小。平时白天根本弄不出多大响动,天一黑,就完全鬼冢一般寂静下来了。能听到的只有风声、山雀哀鸣声和小溪哗啦啦的流水声。尤其到了后半夜,小山寨更是寂静得有些恐怖,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没了活力旺盛的青壮年壮胆,山谷传来的各种声音交杂在一起,居然越听越让人感觉诡异。

黎明前,顺着这条唯一进出寨子的山间小道,一个背着行囊一身僧人打扮的人影,摸着黑,溜进了那个小山寨。

黑影来到建在半山腰的一户人家,蹑手蹑脚地溜进篱笆墙,绕到吊脚楼后面的楼梯,轻轻踏上阶梯来到一扇窗子下面,卸下背囊,从里面取出一个用报纸裹着的长方形的东西,又从衣兜掏出塑料绳扎住那长方形的东西,然后投进了被风吹坏了玻璃的那扇窗子里面,手抓着绳顺溜放下去,待那长方形的东西轻轻落地,黑影背起背囊,转身轻手轻脚下了板楼离开了。

从那户人家出来,黑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顺着坡上去,又来到山坳最高处的一户人家,摸索着上楼溜到窗子前,发现窗子根本就没有玻璃,而是用木棍一根挨一根钉死。黑影抓住一根咬紧牙关用力推,木棍纹丝不动,黑影急出一身汗。



又换了一根用力晃动,另一根依旧不给面子。手能摸到的每一根都试过了,都弄不开。黑影蹲在地上歇了一会,起身来到另一扇装着玻璃的窗子下面,刚要伸过去手试着推开,屋里忽然传来鼾声,黑影立刻止住了。手缩回的一刹那,黑影看见窗台上竖着一根铁条,便顺手拎走铁条又返回先前那扇窗子前,屏住气用力,果然把其中一根撬开了。照先前的方法扎好塑料绳,把长方形的纸包顺溜放下去,黑影踮着脚尖轻声下楼离开了。

顺着凌乱的石阶下来,到了一棵环抱粗树下,黑影站定观测了一下方位,然后绕过那棵树,又绕过一片水塘,转弯进了另一户人家。摸索着咯吱吱的楼梯上来,刚走到墙角,屋里突然传来一阵咳嗽声,黑影吓得赶紧拐进了侧房后面。咳嗽声接连不断地传来,紧接着又传来一阵女孩喊叫奶奶的哭声,那稚嫩的哭声从屋里传出来划破了寂静的夜空,让黑影听得撕心裂肺,感觉整个宅子都有些震颤,黑影动了恻隐之心。从侧房后面来到门边,刚想敲门进去,手马上又缩回去了。咳嗽声和女孩的哭叫声再次传来,黑影慌慌张张地来到窗子下,发现窗子封得严严实实。黑影没有伸手去推,而是四处寻觅,在墙角处看到一个瓮缸,便迅速卸下背囊,掏出一个长方形的纸包放了进去。转身走到楼梯口,想了想又折回来,从瓮缸取出纸包,扎上塑料绳,在瓮缸外面留出一段绳子后又重新放进去,又从晾绳摘下一件衣服罩住瓮口,这才放心离去。

深一脚浅一脚,虽然那长方形的纸包放进瓮缸让黑影放心地离开了那户人家,但那女孩的哭声依旧在他耳边萦绕,等他来到寨子最集中的几户人家这里,踏上了他计划内的另一户木楼,黑影心里才把那女孩和那女孩的奶奶彻底放下。有了上次的惊恐,这次黑影先打探屋里的动静,侧听到睡房没一丝响动,也没有鼾声,再细听,呼吸声也没有,黑影这才摸到门边轻轻一推,虚掩着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。响声没有引起屋里任何响动,黑影大胆进去了。径直走进睡房,黑暗中定睛扫视一遍,发现睡房真的没人。打开打火机查看,只见一床被褥凌乱地卷在一起,人却不知去了哪里。黑影不能确定宅子的主人出去了多久,是否该把东西留下,他一时拿不定主意。正犹豫不决,忽听到木板楼下扑棱一声,黑影马上意识到是板楼下面的家鸡弄出的声音,也意识到主人马上就要返回了。黑影不再犹豫,掏出一个长方形的纸包,掀起被褥塞了进去,扫视一眼,感觉东西放在那儿保险了,便从睡房出来,随手掩上房门朝楼下走去。

天快亮了,也只剩下最后一户了,黑影必须在天亮前完成任务,他加快了步伐。

黑影从最集中的那几户人家下面的条石筒子出来,沿着石板小径一路小跑,

穿过寨子东面的木板桥，顺着一条山道直奔位于寨子最东北的孤零零的一户人家。黑影喘着粗气上了坡，距那户人家还有二十来米，突然一阵狗叫声让他停了下来。有狗，这是黑影没有想到的，怎么办？黑影抓住身旁的一棵树，望着那户人家发起了呆。也就是几秒钟的工夫，他转身拉开背囊拿出一个面包，又掏出塑料绳把面包紧紧缠成一个球，然后大着胆子朝那户人家走去。快要接近篱笆墙时，那狗猛地朝他蹿过来，黑影迅即扔出面包球，骨碌碌那狗一口吞进了嘴里。黑影看着那狗咽又咽不下，吐又吐不出来，狂吠着在原地直打转，黑影立刻跳下了石板小径，穿过坑坑洼洼的一片地，绕到了宅子后面。等了片刻，他的小伎俩果然有了结果，只见一老汉牵着一个小男孩颤颤悠悠下了板楼。等两人朝狗的方向走去时，黑影一个箭步上了板楼，掏出最后那个长方形的纸包扔进了门里。

要办的事全办妥了，这时，天也蒙蒙亮了。

黑影，不，天亮了应该说那是个一身僧人打扮的小和尚，正原路返回。他顺着出寨子那条唯一的山道，蹦蹦跳跳地甩着空空的背囊，嘴里吹着口哨欢快地朝山下走去。

走了一会儿，小和尚突然意识到背囊已完成使命，便放下背囊，把里面吃的和洗漱用具装进另一个小包，猛一下把背囊抛向了空中，那背囊在空中旋转着随风飘着翻几个跟头，随即落进了山道边的沟壑中。

丢掉背囊，心情更加轻松了。

这时，小鸟也从晨梦中醒来了。小和尚一路向前走，树上的鸟儿也一路啾啾伴着他鸣叫，小和尚捡起一块石头冲着树冠猛掷过去，那树上的鸟儿扑棱棱四处群飞而散，小和尚嘴里嘟囔着嘿嘿傻笑了几下，扯开嗓子朝空中大喊起来，山谷传来阵阵回声，等到回声完全消失，小和尚又哼着小曲继续赶他的路。

太阳升起老高老高了。

三个多小时的山路终于走到了尽头，等看见盘山公路，小和尚一阵兴奋，急速跑了过去。刚站稳脚跟，迎面过来一辆大客车，小和尚一招手，车停了下来。门开了，小和尚一步跨上了车，正要寻觅座位，忽然看见两个警察一左一右把他夹在中间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咣当一声，一副手铐铐住了他。小和尚没有反抗，车内所有惊恐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这儿。两个警察朝司机摆摆手，司机转过脸重新发动车子。

发动机轰隆隆一阵闷响，大客车顺着盘山公路绝尘而去。



|第02节|移动硬盘

那些才知道点皮毛,偏又爱问些高深技术问题,买台电脑仔细得不能再仔细的顾客真是难缠,费了好些口舌,总算把那个不懂装懂的家伙打发走了。老槐树街电脑门市里,高殿平拉过转椅一屁股陷进去,拿起自己的水杯咕咚咕咚喝了两口,水刚咽下去,手还端着杯子,眼睛却被工作台上的一张报纸吸引住了。高殿平撂下杯子,伸手把那报纸拿了过来。

“白领移动硬盘丢失,泄露隐私被人勒索10万。”

高殿平瞪大了眼睛,嘴里嘟囔着细看起来。

那篇报道说的是某白领不小心遗失了自己的移动硬盘,里面内容涉及白领所在公司的客户资料、白领自己所有私人资料和她老公在一起的暧昧照片,还有一些下载的小电影片断以及自己所有通讯号码、邮箱密码和QQ,甚至还有各种银行卡的账号和密码。勒索者扬言,如不给10万,先把她本人和她老公的照片贴上网,下一步就去勒索白领所在的公司云云。

高殿平看着看着倒吸一口冷气,“完了,完了,这白领算是完蛋了,恐怕这女人以后再也没有安心日子过了。移动硬盘内容一拷贝一个准儿,张口就勒索10万,谁敢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?不会再有第三次?雇用这样马虎的员工,那家公司也算倒霉到了家,就算案子告破,白领和她的公司肯定都会留下一块心病。就算勒索者把硬盘交出去,谁知道那家伙留不留备份?”

“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资料放在移动硬盘里?为什么把公司的客户资料也放

进去？难道不知道移动硬盘会移动吗？不知道资料很容易拷贝吗？……可是，话又说回来，当今这卡那卡，这密码那密码信息这么多，谁能全装进脑子里？俗话说，好脑袋不如烂笔头，都什么年代了，信息时代谁还用烂笔头记事儿？那么多的电子照片，总不能一张张全洗出来吧？还有那些暧昧镜头和那些小电影不存放硬盘存哪里？就说通讯号码吧，如果不备份，存手机里就安全？手机更容易丢呢。小白领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，任务那么多，把公司的东西拷进盘里带回家，夜里加班也是人之常情。再有就是那些上网密码、邮箱密码、QQ 密码、银行卡密码、网上银行密码，等等。如今，什么事都是电子的，这密码那密码，只要是时尚货色谁脑袋里没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密码，不备份下来能放心？万一搞混一个，麻烦就来了。”

“不是这篇报道，还真意识不到移动硬盘这么重要，一旦丢失竟然招致这么大麻烦，以后自己也要多加小心。”

高殿平一甩手把报纸扔在工作台，站起来准备去架子上搬顾客返修的电脑，这时，进来一位衣衫不整，像是收废品的男人，高殿平一脸疑惑，打量着那男人。

“什么事？”高殿平问那男人。

“我捡到一个东西，想卖给你。”那男人把东西递了过来。

“移动硬……盘？！”高殿平瞪大了眼，接过来拿在手里，看着那套着黑革外套的硬盘，有点吃惊。

“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大概是电脑上的吧。”

男人回的话，高殿平根本就没听进去，转身朝套间望了一眼，看见同事正在里面忙着，这才放心地又转回身来，一屁股坐进转椅，两眼盯着那硬盘沉思，这么巧？刚看了那篇报道就有人送货上门了？难道……难道里面也有隐私？或者某白领公司的客户资料？

高殿平没有多想，噌地一下站了起来，向工作台走去。

“喂喂！你究竟要不要？弄坏了算我的，还是你的？”

“不试一下怎么知道好坏？多少 G，你能说清楚？”

“就这东西，我说你要还是不要？干脆点，你不要我再换个地儿。”男人显得急躁且不耐烦。

“开个价。”

“500。”

“500？！你懂不懂？新的也不值 500，你这最多 40G，哪能值那么多钱？300，我要了。”



“看来你不是要的主，我还是换个地方吧。”

男人从高殿平手里拿走硬盘，转身出了电脑门市。那男人走出去十几步，高殿平就从后面追上了。

“再加 100,400 啦，不卖你就走人。”高殿平边讨价还价边从衣兜抽出四张百元钞票。

那男人也算干脆，接过钞票，把东西交给高殿平，转身就走。

“你老哥拣便宜了，不是看东西蛮新，我犯傻了？”高殿平对着男人背影一阵嘟囔，究竟犯傻没有他自己心里有数，明知被那人宰了，成交后还故意朝他啰唆一句。

拿着硬盘回到门市，本想打开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秘密，忽见套间几个同事出来了，立刻放弃了打开的念头。也巧，店长刚好接了一顾客电话，转脸看到他，便指派他去做一次家访，高殿平随手把硬盘放进抽屉，挎上工具袋出了店门。等到他拜访客户回来，又觉得在店里查看还是不放心，就等到下班，带上硬盘回家，回到家二话没说直奔他房间的电脑。启动机器那段时间，高殿平心里怦怦直跳。

硬盘打开了，高殿平两眼紧盯屏幕，仔细查看每一个文件夹，打算先找出照片，知道硬盘主人是何方美女，找到美女的私房照片就好办了。然而，注明照片的文件夹查了个遍也没找到美女，倒是看到一些财务报表、花名册、项目建议书和各种贷款申请批件文件夹，高殿平立刻来了神儿，决定逐个打开仔细查看一遍。

当几个文件夹打开，确定了失主是个叫金满堂的煤矿老板后，高殿平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。金满堂这个人他知道，他是煤州市赫赫有名的矿主。这几年煤价打着滚翻番，挖煤跟挖金子似的。别的财产不说，金满堂家里人手一车，他自己除了那辆美国原装山路开的越野悍马，还有两辆进口的劳斯莱斯，金满堂钱多得全是用蛇皮袋装，这样的主，别说硬盘里有见不得人的东西，就是没，单凭那些报表、批件，明着打个电话过去，光是谢金至少也得给个三五万。

“不行，三五万太少了，金满堂腰缠万贯，怎么能只要这点钱？……对了，硬盘里肯定有账户和密码之类的秘密，如果真能找到账户和密码，偷偷从账上转走三五百万，或者更多……”

高殿平美梦做上了，他立刻想到了房子，想到了轿车，想到有了上百万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富有生活。他一边翻看着那些文件夹一边想，越想越兴奋，直到夹着香烟的手指感觉到火烫，才猛然回过神。

然而，高殿平花了将近两个小时，才把所有文件夹全查了一遍，除了找到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报表、批文和一些与各级官员合影的照片，账户和密码之类的东

西却怎么也找不到。就在高殿平有些失望地关掉电脑,上了床准备睡觉时,猛然想起隐藏文件夹,又跳下床重新打开电脑,两眼盯着屏幕一阵操作后,奇迹真的出现了,注明个人私事的文件夹像幽灵一般显露出来:

记下这件事,是怕原先的录音文件出问题,以防万一,加个双重保险。

某年 12 月 15 日矿难死了 53 人,当时代理矿长的我弟弟连同市主管部门几个领导一同被逮捕。多亏出事前矿上作过一次合格的安全验收,我这个董事长、市人大代表才没被抓,但市领导提出每个死难的矿工必须补偿 20 万,三天之内兑现。看着矿工家属在寒冷的矿上哭成一片,兑现的钱当然越快越好,钱一到矿工家属手里,市领导对上面就好交代了。然而,每个补偿 20 万,五十几号人算下来就是一千多万,三天之内筹集这么多现金根本不可能,只有一个办法,那就是先找银行借一借。加上恢复生产也需要钱,找到钱车见行长后我提出贷款 2000 万,钱行长客气里带着硬气,意思是必须用房产抵押,下面是我偷着录的音:

——不行,银行有规定,必须有抵押。

——我煤州的房产值不了那么多,外地房产三天根本脱不了手,把我矿上的六证押你这儿,这该行了吧?

——银行怎么能押你六证?再说,不定哪天,你那个矿国家说取缔就取缔,到时候如果你不还,银行找谁要钱?

——我几部车子也值上千万,先开到你银行抵押行不行?

——你是不是趁机想换新车?让银行高价收购你那些破烂货?

——以前的事就不提了?现在我有了难,你钱行长不能看着不管。

——以前什么事?你把话说明白,从认识你到现在我这个行长还没摸过你的悍马呢。

——钱行长,我是和你开个玩笑,我还能不清楚没有抵押你不会贷我 2000 万的道理?给你的礼我提前准备好了,这卡里有 500 万,一辆悍马的钱,你先拿着,卡号是 *****,密码是你手机号的后六位数字。

.....

办手续的事留给钱车见,隔了一天 2000 万到了账。

高殿平看了这段文字大惊失色,关键是给钱车见 500 万的卡,账户号码用 19 个星号代替了。在文件夹的套包里找到了录音文件,然而,录音文件怎么也打不开,一直出现文件被破坏的提示。



|第 03 节|神秘邀请

位于煤州市城西城郊结合处的餐饮一条街上，有人在福满楼酒店二楼订了“桃花开”房间。

晚上七点半时，“桃花开”房间进来两个服务员小姐，手脚麻利地铺好桌巾，把各种酒具、餐具摆在大圆桌上，中间花瓶插上两枝玫瑰，又把十张高背椅理顺，每个座位前放上纸巾和餐巾，然后冲上一壶菊花香茶，看看没有要做的了，两个身穿旗袍的小姐面对面站在了门边。

“这就是‘桃花开’吧？”

一位四十多岁模样的穿西装的瘦高个第一个到了，来到门边望着门上那三个草书字咕哝了一句，服务员小姐面带微笑冲他点点头。瘦高个踏进门里，其中一个小姐赶紧上前拉出高背椅请他入座，另一个端起茶壶来到客人面前斟上了茶。

“主人还没到？”

“您先喝着，我们不知道主人是谁。”斟茶的那个小姐接了一句。

“哦，也是，我都没见过，你们又怎么会知道。”

瘦高个呷了口茶，点上烟吧嗒吧嗒地抽起来。

“您是……贵哥？”

听到声音，瘦高个侧过脸，看见一胖子进来了，心里咯噔一下。

“不，不，我是贵哥请来的，您是……”

“这么说你也不认识贵哥？”

“听口气，咱们彼此一样了，你也是收到短信来的？”

“当然啦，崔明贵的小兄弟发来的短信，这饭局谁敢不来呀？来的路上心里七上八下，一直琢磨着崔明贵为什么会请我吃饭，我和他根本不沾一点关系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搞到了我的手机号码，真让我感觉莫名其妙，不过，既然来了，见见贵哥也好……我再问你，你真的不是贵哥？”

“你看我这样子像贵哥吗？收到短信后，我与你的心情一样，犹豫着来还是不来，后来一想，还是来吧，不给人家崔明贵面子绝对不行，得罪了他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可是来吧，真搞不明白他想让我干什么。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也不瞒你，我是兴发矿业的主管会计。”

“噢，我说看你有点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……哦，想起来了，是前几天在你们老板儿子的婚宴上，你管发放烟酒瓜子是不是？这就对了，金满堂就是金满堂，那迎亲车队，光房车就二十几辆，那气派……”

“你也去了？”

“我们银行的几乎都去了，不用上礼，白吃白喝，最后还给1000元大红包，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好的事……”

胖子正眉飞色舞，又进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，胖子一转脸，看见是他的同事，眼睛登时亮了。

“哈哈！你俩也来了？”

“门口碰上葛子灰，他也收到崔明贵的短信，我俩上楼时还念叨你呢，这么巧你也被邀请了。”矮个子语速挺快。

“什么也不说了，都是熟人，我来介绍一下。”胖子指着刚进来的两位，“这位是我的同事肖南，长得矮矮胖胖的我们都喊他小南瓜；这位也是我的同事，他叫葛子灰……哎，对了，还没问你大名呢？”

“兴发矿业主管会计，周传金。”

“周传金？噢，这名字好，真不愧是管钱的财神爷，金子在你手里一直传。”胖子开着玩笑。

“唉，有时候人的名字还真能和命运连在一起，小时候起了这名，长大就干上了会计，我的同事不像你的理解，中间那个‘传人’的‘传’一字两音，同事不读‘传’读‘转’，这样，大家都喊我‘周转金’了。细想想还真名副其实，干了大半辈子会计，经我手的不知道有多少钱，可全都是周转一下，过路财神哪，到现在我还是



穷会计一个。”

“穷会计？谁信？你是兴发矿业的大管家，金满堂他能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，老板对我的确不错，不过，再不错他也不会送我一辆房车。老板就是老板，会计就是会计，谁让咱小时候爹娘没起好名，你看我们老板那名金光灿灿，那才叫人名，人家爹娘不知道怎么起的，看看人家现在，钱多得跟金满堂这名字没有两样。你们说说，这一个人起名字多重要，起啥名就是啥命，也不是光我自己，富山矿业那个会计叫贾大宽，一听谐音就让人喷饭，一辈子是个假大款，他要是姓甄起这名，早就成真大款了……”

正说着，门口进来一男一女，这次轮到周传金眼睛发亮了。

“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大宽来了。”

“老周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”看起来三十多岁的贾大宽看见周传金有些惊讶。

“我还想问你呢？你们俩都收到了短信？爱迪你也……”

“崔明贵搞什么名堂？他人来了没？”

发问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少妇，梳着一个马尾巴，双耳各戴着一枚绿色宝石耳环，是真是假不知道。

“爱迪，你别这么冲，人家贵哥请咱，你不怕他我们还怕哩，贵哥什么人物你还不知道？多亏他人还没到，要不，我们大伙都得陪着你尴尬。不说了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隆井矿业的范爱迪，范大管家，富山矿业的贾大宽就不用说了。”周传金转过身又接着介绍，“他们三个是银行的……哎，胖子，你自己还没报上大名呢。”

“单姓单名，穆马是也，穆桂英的穆，马路的马，顺便给范爱迪女士介绍一下我的同事，小胖墩是肖南，我们喊他小南瓜，这位不爱说话的叫葛子灰，诸葛亮的葛……”

“哎哎，我们隔三差五就去银行，对营业部每个人都熟，怎么没见过你们？在楼上的办公室？”范爱迪打断穆胖子。

“我们不在办公室，也不在前台，我们是……”穆胖子扫了一眼葛子灰和小南瓜，“我们是搞电脑的。”

“银行搞电脑的？”贾大宽一脸惊异。

“这有什么惊奇？我们是行里专职电脑维护师，银行全部电脑都归我们维护。”小南瓜插上话。

“我是说……崔明贵把三个大矿会计和银行搞电脑的请来，不知道他想干什么。”

贾大宽慢条斯理抖出这句话，在场的其他五位面面相觑，周传金扫视一圈端起杯子呷了一口，胖子穆马点上烟，葛子灰进门坐在他自己位子上一直嗑瓜子，小南瓜眼神不定，欲言又止。沉默了一小会儿，范爱迪开口了。

“会计有了，银行懂电脑的有了，这不是明摆着？想利用咱们给他偷钱。”

“崔明贵缺钱？他是有名的护矿队长，煤州市大小小私营矿的治安安全捏在他手里，谁敢亏待他？”周传金接口就说。

“那你们说说他什么意思？”追问的还是范爱迪。

“不知道他怎么搞到了我的电话号码？爱迪，上楼时你说没见过崔明贵，可听你刚才一进门的口气，好像你和他熟，老板对你不错，饭局上能没见过崔明贵？是不是你给了他我的手机号码？”贾大宽看着范爱迪一脸疑惑。

“没见过就是没见过，老板经常提他，说他派头大得很，又狡猾，言外之意老板也轻易见不到他。想想也是，崔明贵凭啥吃这碗饭这么久，几次打黑人家都没事，还不是靠着狡诈和胆大心细？人家是白道上不说黑，黑道上不说白的人物，黑白道间玩得如鱼得水，一般情况都是他的手下出面。”

“今天他这么慷慨？怎么想起来要见咱们几个小人物啦？”

“大宽，现在人还没到，来不来不好说，至于你的手机号码，他眼线那么多，通过你朋友的朋友怎么也能搞到。”

“爱迪，崔明贵怎么搞到手机号码就不说了，我有点不明白，你刚才说他想让咱们帮他偷钱，这种可能不是没有，如果真是为了偷银行的钱，他怎么请来这么多人？单独约见一两个不是更好？这么多人在场，他就不怕走漏风声？”胖子穆马看着范爱迪说。

这时，小南瓜接上穆胖子的话。

“穆哥，要我说崔明贵约咱几个来就是为了钱，前几天金满堂儿子的婚礼，咱们银行的几乎都去了，他儿子的婚礼那么气派，看着二十几辆迎亲房车，崔明贵心里能舒服？说实话，给他再多保护费，他也比不过金满堂。”

“小南瓜，我觉得穆哥问得有理，想让咱们几个为他偷钱，他不会愚蠢到把大家一起请来。那他究竟想干什么呢？我个人认为他想给那些老板施压，增加治安保护费才是他的真正目的。”

葛子灰慢腾腾地说完，低下头继续嗑他的瓜子。

“这老弟说得有道理，金满堂儿子的婚礼才没几天就把咱们请到这儿，不为钱，为了什么？能让咱哥几个白吃？金满堂是最早开矿的，他赚的钱太多了，听说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还有深圳都有他的房产……哦，对了，传说还有香港苏富比拍卖



会上,有件古董,最后拍到2000多万,听说背后真正的买主,就是咱们煤州的金满堂。”

“大宽,你怎么胡乱讲?金满堂是我的老板,这话传出去老板还以为是我教唆你的,你最好闭嘴。”

“老周你咋这么胆小?我这也是替你给金满堂施压,让他知道了给你增发封口费嘛。”

“咱们会计命里注定富不到哪去,我不需要封口费,保住这份工作就满足了。”

“你信你的命去,反正我不信命……”

“不要争了,我看主人该来了,我去一下洗手间,你们先聊着。”胖子穆马站起来出了门。

“就是,他怎么还不来?”小南瓜低头看一眼手机,自言自语。

“肯定不来了,都快八点半了。”范爱迪也看了看手机。

“爱迪,你给他打个电话?”

“我说大宽,我又没他的号码,你怎么让我打?短信是他小兄弟发的,收到短信回那个号码就一直联系不上,刚才我又试过了,那个号码倒是开着,就是一没人接。”

话音刚落,周传金收到一条短信,他看了一眼大声嚷嚷起来,“崔明贵不来了,还是那个号码发的,他说让大伙先互相认识一下,等下一次他一定与各位见面,酒菜都订好了,让大家吃好喝好抹嘴走人。另外,还有邀请名单,除了咱们几个,还有一个叫智空的和尚……”

“智空和尚?!”小南瓜瞪大眼睛露出惊讶的神情。

“你认识?”周传金目光离开手机,看向小南瓜。

“不知道是不是云峰寺那个智空,如果是他,就是我聊天室一个叫‘心止如镜’的好友。”

“呵呵!新鲜了,小和尚也上网?我范爱迪还真头一次听说。”

“岂止是上网,智空和尚可不是一般的网民,不瞒各位,他道行深着呢,当然,我指的是他的上网功夫……”

“哎哎,小南瓜,你是怎么认识智空的,你又是怎么知道他的上网功夫?他上网,把真实身份告诉你啦?既然他是出家人,身份应该对网友绝对保密,他不可能告诉你他是和尚,也不可能挂上视频,你怎么知道他的真实身份?”范爱迪似乎对小和尚上网的事来了兴趣。